

(一)
有一种美丽草花,在上海因为天气原因而开花时间很短,让我觉得很遗憾的,那就是香豌豆了。还有一种是虞美人。

豆科植物有近万种,它们结构奇特而精巧的花让我着迷。豆科植物的形态很多样,有草本的也有木本的,有藤本的也有直立的。除了香豌豆,常见的还有豌豆、扁豆、羽扇豆,和名字里不带豆字的紫藤、紫荆、金雀花,我都喜欢,就连蚕豆花我也觉得不错。

香豌豆的美,在于它有一种纤细、温柔,还有一种抽象感。它在细细长长的花梗顶端,开一朵到三四朵花。在最大、颜色和纹路也最美的张开的旗瓣下面,是两片合在一起的翼瓣,里面包裹着更小的两片合在一起龙骨瓣,里面包裹着花蕊。当然,这要你把花细细拆开,才能看到。平时你看它的时候只觉得它美,可是又似乎永远看不清它的结构,让你觉得它有一种无法穷尽的神秘感。

香豌豆细细长长的花梗,还有同样细细长长的卷须和藤蔓,我觉得有一种特别的优雅,适合擅长表现线条美的国画。

(二)
我迄今为止养过的最美香豌豆品种,就是“斯宾塞雨云”和“威

尔特郡波纹”了。
“斯宾塞雨云”是香豌豆里的大花种,白底子的花瓣中央有深紫红色的色斑,向四周晕散,然后又边缘变深,给花瓣镶上一道深紫红色的边。“威尔特郡波纹”也是大花种,白底子的花瓣,中央有美妙的越橘红色的色斑向四周晕散,然后又给花瓣镶上一道越橘红色的边。

可惜这两个品种都怕热。秋天播种,经过一冬缓慢的生长,到四月中下旬好不容易长得高大健壮,开始开花了,五月上中旬突然来了几天摄氏三十度以上的闷热天气,刚进入盛花期的香豌豆马上就萎黄了,只能看上两三个星期的花。这是气候的限制,没办法的事。

(三)
香豌豆的英文名叫 sweet pea。这里的 sweet 不是“甜”,而是“芳香”的意思,而且它不能吃。它之所以怕热,跟它的原产地有关。它原产地中海中的西西里岛。据说在 1699 年的时候有一位西西里岛的修道士采了野生的香豌豆种子,寄给了他在英国的一个朋友。园艺狂热的英国人就开始了这种芳香雅致的花的园艺栽培。

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,又

有一位名叫亨利·埃克福德(Henry Eckford)的苏格兰人开始对香豌豆的杂交,选育出了开花更大、颜色更多的品种。

1901 年,在斯宾塞伯爵家的花园里,香豌豆产生了旗瓣更大而且带有褶边,翼瓣也变得更有自然变异种的。育种家们用这种变异种培育出了一大批新品种,被称为“斯宾塞系列”。英国人曾经喜欢这种大花的香豌豆到了狂热的程度。就像中国人会为深爱的兰花、菊花举办专门的展览一样,他们也会为香豌豆举办专门的展览。

有一年夏天我去英国的小城埃塞克斯(Essex)开会。开完会后去市中心的一个老花园看了一眼,七月份那里的香豌豆还开得正盛。这是因为英国纬度高,又是海洋性气候,即便是夏天,大部分时候最高温度也只有 25、26 摄氏度的缘故。

(四)
我前面所说的“斯宾塞雨云”和“威尔特郡波纹”,就都属于“斯宾塞系列”。除了斯宾塞系列外,香豌豆其实还有蛮多的花样,有早花种,也有不爬藤的矮生种,但大部分还是要爬藤的。它的卷须只能抓

住比较细的东西,如绳子、铁丝网架,不像牵牛那样,能够直接缠在粗粗的竹子或铁艺栅栏上。

因为它怕热,气温一到摄氏三十度以上,即便只有一两天,它的生长状况就变差,花梗就变短了,甚至直接萎黄而死。在上海大部分品种刚养到开花就被热坏了,这太可惜了,所以最好能养早花的品种(只是国内出售的香豌豆种子,多是进口的,多数并不标明是早花种还是晚花种)。秋天尽早播种,上海十月份天气凉爽以后就可以播。

我有一年种过一种深紫红色已近黑色的香豌豆,过年的时候就开了。这样的话一直开花到五月初,可以看好几个月的花。还能剪下插瓶。然而早花的品种有没有“斯宾塞系列”的美,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

今年的香豌豆爬得牵丝扳藤,无法搬入室内,只能在阳台上,从下往上,以天空为背景拍。这次我吸取教训,没有过几天再拿相机来拍,而是第二天就拿了相机来阳台上拍,还好有相机啊,能保存香豌豆这种稍纵即逝的美。可惜它的香气,却不是照片能记录的了。据说有的香水里,有香豌豆香的成分。要能时时闻到香豌豆的香,只能去香水里找了吧。

微信是个好东西,不过生态也让人玩味。听说坊间就有不少因点个赞而友尽的案例。

朋友圈江湖

何菲

我发现“每条必点赞”真心不少。往往是发帖后的即时。未必是真随手,而是直率地表达友善好意;也有极其爱护点赞羽毛,“赞”在指尖奇货可居;有位友人是深潜派,任何人的朋友圈他概不点赞评论。理由是一旦点了一个赞,他的大把时间就被微信捆绑了,必须时时刷朋友圈,给每个人,尤其是交集圈大的那批熟人都点赞,不能有遗漏,否则会被深度解读,且自己认识谁也极易暴露,无端生出是非。

好友素性温良厚道,有次憋不住向我吐槽:为何他每每点赞某几个人,他们从不点赞他呢?我没好意思回复真心想法:不管他们是真没看到还是假装假颜,总隐含着某种潜在的优越感:在社交地位上,他高于你。

谁都有一群在微信上视如空气的熟人或半熟人,现实生活中见面至少要打声招呼,在微信上却可以形同陌路,却又不得不始终存在于通讯录。没有拉黑爱的恨情仇,设置成不让看也太生硬。这时“分组可见”的人性化就体现出来了,给了人们向不同群体展现不同自我状态的可能。

微信朋友圈容易让部分人沉溺。有位友人曾忙于社交,高峰时微信好友三千多,来来往往,闹猛风光使他好比食客三千的孟尝君,有了被点、线、面包围的安全感。每条微信得到的赞可以垒成一座虚拟的小山。后来是非也多了,痛定思痛后,他将队伍断舍离成一千多人,气场立刻清爽许多。过段时间若他又开始唧唧歪歪碎碎念,我知道一定是队伍又增长虬结起来。

因点赞而脑补剧情是戏精们的家常便饭,朋友圈也成为这类人重要的舞台。在微信上捆绑了大量人际关系,使得他们成了汗流浃背的打字员、编辑和摄影师。原本轻松的瞬间因为被围观,被迫承载了不必要的内涵与重任,成了秀场,这也让他们将玻璃包装得如水晶般耀眼的能力与日俱增。

朋友圈上的话痨让我挺受不了。有位女友,从孩子诞生到如今幼儿园中班,事无巨细,天天汇报。忍耐几年后,我删除了她。有位熟人,看过他一阵的朋友圈后,我就犯晕,随即将他设置为“不看”:从每日清晨的祷告,到三餐的内容、与饭友的合影,以及谁谁寄给了他什么礼物,他们的身份……事无巨细都要发圈禀告,真让人崩溃。仿佛他就是为了展示分享而生活的。当然,打开他(她)的朋友圈,花花绿绿繁荣一片,至少说明对方是个相对较少心防的人。如果有观点趣味,气息浑然天成,各板块内容比例平衡且分寸得当,就是一个高质量的个人杂志。

在我看来,朋友圈生态中,较为成熟的做法是向大众公开生活中并不太核心的内容,将说话的场合进一步梳理细分。据说掌握资源越多的人,发的朋友圈越清汤寡水,或只转发或三天可见或干脆没有内容,十分冷感。他们的舞台和网,不在微信上。

比起自拍控、鸡汤控、截屏控、九宫格食物控和午夜怨妇,有一类人更让人烦:他们的朋友圈无一不在展示别人对其成就的夸奖,而这些夸奖却又是通过自己的嘴,甚至将它直接私信群发。这非常奇葩。更有甚者,其微信头像竟是与领导或名人的合影。头衔虚虚实实,通胀得可疑,实际含金量也很容易辨。通常对你说话明显多过你说话的人、交浅言多的人,他多半是在漏气或泄密:他更需要你的资源。



《浮生六记》得以传世,成为今人眼中的明清笔记体文学名著,甚至被人称作“晚清红楼梦”,实在是一件特别侥幸的事。1874 年,吴县杨引传在家乡的冷书摊闲逛,无

《浮生六记》的传世与足本

喻军

意中发现一册手稿本,内中辑录了几种笔记,《浮生六记》即为其中之一。此书非但残缺不全(“六记”佚失了后两记),而且作者沈复更是闻所未闻。杨引传的出现,无疑充当了“价值发现者”的角色,他不仅买下了书,还按照“六记”中提供的线索,在姑苏城中四处寻访,以期觅得沈复哪怕一丝半缕的遗痕,却未能如愿。

按理说,把书淘回家,还能探踪索隐,已属很认真的读书人的态度了,但杨引传倘若就此打住,《浮生六记》恐还是难逃湮没失传的命运。让我们感谢杨引传吧,因为他并没有局限于藏书者的某种“小我”意识,而是以独到的眼光,托付在上海申报馆任职的妹夫王韬于清光绪四年(1878 年)出版,使之流布市间,渐为当时人所知。实可谓憾憾之士之无闻,感识者之难遇,这是死去多年的无名作家沈复,和身后知己杨引传冥冥中的一种缘分么?

但后来的读者,对残本的“六记”总不免抱有缺憾之憾,便有好事者谋划补齐后两记。在杨引传发现此书一甲子后的 1935 年,市面上冷不丁出现了《浮生六记》的足本,收录于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中。由于事发突然,中间缺少起承环节,令很多读者心

生疑窦:足本是怎么发现的?真品还是伪作?终于,有个叫王文濡的人浮出了水面,据说“足本”的发现,也如当年杨引传一样,是他从苏州冷书摊上购得的。这故事明眼人一看便

知编故事的人实在不擅长编故事,可令人忍俊不禁的是,王文濡竟是行业中人,曾在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机构任职,非但是“大编”,而且成就斐然。诸如《国朝文汇》、《续古文观止》、《明清八大家文钞》等,都出自他的文案。由于他对《浮生六记》的偏爱,早在 1915 年就将四卷本的“六记”编入文明书局刊印的《说库》中了。

关于后两记的真伪问题,一时颇多争议。说它是原作吧,总好像差那么一点火候,不少章节后来被发现有移花接木之嫌;说它是伪作吧,谁又是始作俑者?能够揭开谜底的似乎只有王文濡了,但令人错愕的是,王文濡在足本面世之前突然去世,不仅线索中断,也使得谜底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未能破解。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,真相才昭然于世:足本是王文濡请人写的,起先他是请郑逸梅先生代笔,被拒绝了(见郑逸梅《<浮生六记>的足本问题》),后王文濡出 200 大洋请黄楚香补齐后两记(见王瑜孙《足本<浮生六记>之谜》)。

《浮生六记》从发现残本到成为足本的全过程,我以为杨引传和王文濡都是有功的。杨引传出于无私,为“六记”保

命;王文濡出于钟爱,为“六记”续命,当然以他出版商的站位,为“六记”筹划补缺倒也无可厚非。至于作者沈复的生平,与杨引传当年“遍访城中而未可知”相比,也有了些许发现:道光年间彭蕴灿所著《历代画史汇传》和稍后庚子科榜眼冯桂芬所撰《苏州府志》等均有

相关记载,虽零星不详,雾里看花,总好过一片空白:沈复,字三白,生于乾隆二十八年(1763),卒年不详。虽才学丰赡,兼擅丹青,却未取功名,且资身无策,只能抱牍非吏,常年以游幕(师爷)为生,这大抵是清朝无数科场蹭蹬的读书人在职业上的不二之选。《浮生六记》即为沈复的自传,今人揣摩沈复的人生,基本上还得从这本书里探寻门径。尤其是芸娘的形象,被林语堂先生称作“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(他还把



白头草·黄眉 (纸本设色) 万芾

全书译成英文推介到国外)。沈复与芸娘的夫妻相处之道,可谓平淡中见丰盈,甚至有人认为是二百年来人世间最美的爱情。不过区区几万字的一

本小册子,却演绎出一位平民文学家的传奇,这是上天对沈复的眷顾。他无心插柳成荫,生前寂寥死后显赫,谁说这不是一种身谢而道隆的体现。

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。在上海滩金融界,曾经有一对红色兄弟,坚韧不拔,智勇兼备,为党的秘密工作呕心沥血。哥哥张承宗由普通银行职员成长为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,弟弟张困斋由银行学徒摇身变作“丰记米号”老板,不幸被特务盯梢进而入狱,在上海解放前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青年时代的张承宗、张困斋相依为命,从浙江镇海老家来到上海,经人介绍,一起进入河南路辛泰银行谋生。正逢“五卅运动”,兄弟俩在南京路亲眼目睹了英国巡捕残杀工人学生的场景,悲愤交加,凑钱买了面包,送到老闸捕房后门,慰问被关押的爱国青年。

在银行写写算算之余,两人又自筹资金出版《石榴》杂志,寓意为“一颗颗红色的心倾向共产党”,哥哥张承宗仍以笔名撰写了一系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文章。为此,兄弟俩订阅了《救国时报》,里面时常夹送红色宣传资料,便悄悄把宣传品夹在银行储蓄说明书里,在客户中广为散发。

金融乃百业之首。1936 年,上海成立银钱业业余联谊会(简称“银联”)。张承宗即是头角峥嵘的骨干。在他的具体操作下,“银联”脱颖而出,短短数年间发展会员逾万人,支持抗战,救济难胞,各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,还输送了一批积极分子奔赴革

红色兄弟战斗在金融心脏

黄沂海

命根据地。“银联”在实际斗争中广泛团结银钱业同仁的方式,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肯定,认为张承宗等人的做法是“党的白区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的一种创造”。

1937 年初秋,张承宗、张困斋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在辛泰银行建立了上海第一个银行党支部。之后,张承宗被组织派往根据地配合新四军开展敌后武装斗争,直至抗战胜利后重返申城,担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,为上海的解放和接管做出卓越贡献。

联”工作,又以“丰记米号”为掩护,混迹于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内的粮食市场,为党组织搜集沪上粮食供应、消费、来源等信息。“丰记米号”的位置,有点特别,马路对面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。然而,最危险的地方,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张

困斋在特务的眼皮底下,时刻保持高度警觉,既要负责掩护中共地下机关的正常运转,又担负着秘密电台的收发工作,任务艰巨,压力甚大。为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,他还自学了日语和俄语,并致力于编译重要资料、潜心研究收发电报技术。

谁也没有想到,危险会突然降临。1949 年 3 月 19 日,为接应地下电台工作,米号据点也就此暴露。张困斋蒙难后,在狱中遭受老虎凳、灌辣椒水等酷刑拷打,但始终刚毅不屈,严守党的机密,为同志们安全转

移赢得时间,确保地下党里应外合解放上海的计划不受丝毫影响。

生死离别的抉择中,哥哥张承宗的内心无疑经受过痛苦的煎熬。当他获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即将在浦东秘密枪杀的共产党员中,就有自己胞弟的名字时,曾经有过冒险解救亲人的念头。但是,党的纪律和理智告诉他,黄浦江边晨光熹微,解放军的部队就在百里之外的丹阳,此时突击营救能否成功,并无绝对胜算,却很可能因此暴露藏在国民党军警心脏里的地下党员,给党的解放事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国家大义面前,个人利益不足挂齿。

5 月 7 日的黑夜,枪声划破浦东戚家庙的沉寂,张困斋、秦鸿钧等 12 名壮士被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。在百万雄师渐行渐近的隆隆炮声中,他们却永远沉睡在黎明到来之前。

十日谈
明日请看《与“魔鬼”打交道的》。
责编:龚建星

